

裁军谈判会议

28 June 2011
Chinese

第一二三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年6月28日星期二上午10时15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宋世平先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 因技术原因，于2014年4月11日重新印发。

GE.14-60581 (C) 080414 090414



* 1 4 6 0 5 8 1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30 次全体会议开幕。

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担任主席之际, 请允许我先作简短的开幕发言。

能主持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庄严的会议, 我十分荣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任裁谈会主席, 非常愿意以公开、包容和透明的方式与各成员国进行磋商。

在尊敬的加拿大、智利、中国和哥伦比亚大使的领导下, 2011 年裁谈会会议上开展了有益和建设性的讨论。他们的巨大努力为裁谈会的工作提供了动力。因此, 我想对已担任过 2011 年轮值主席的几位前任表示感谢。

作为主席, 我打算召开四次有重点的全体会议, 专门用于讨论如何振兴和加强裁谈会、讨论工作计划以及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担任主席期间各代表团做一般性发言。与此同时, 对可能有建设性提议的相关代表团, 我将设法与其展开磋商, 提议可以涉及任何事项, 包括工作计划, 而磋商在闭会期间也可以进行。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 是一个独特的机构, 在现阶段不可重建, 也无可替代。

根据《联合国宪章》, 我们有义务作出集体努力, 为所有国家实现和平和安全, 不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我真诚地相信, 只要有政治意愿, 且各成员国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就多边裁军条约开展谈判, 裁谈会就有能力得出实实在在的成果。

我将全力以赴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 在主席任期内, 我欢迎任何能加强裁谈会工作和公信力的建设性意见。我愿与裁谈会所有成员紧密合作, 为加强裁谈会的工作打下基础。

作为主席, 我将以各项议事规则为指引, 特别是协商一致规则, 这是裁谈会的一项基本规则。由此, 我将尊重每个代表团的立场, 将其纳入考虑, 以期就实质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找到共同立场。

有了各位的支持和合作, 我将尽全力推动裁谈会取得进展。

在请各位发言者发言之前, 我想借此机会向两位尊敬的同事道别, 他们是加拿大的马里乌斯·格里尼于斯大使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约翰·邓肯大使, 再过几个星期, 他们就要离开日内瓦了。格里尼于斯大使是 2007 年来到日内瓦的, 他经验丰富, 曾在曼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总部和河内任职, 还担任过许多其他职务。而邓肯大使在一年前加入我们之前, 曾在巴黎、苏丹、布鲁塞尔、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任职。在日内瓦, 两位都展现出了最杰出外交官的风采。大家会怀念他们在日内瓦任职的日子, 我谨代表裁谈会祝他们未来一切顺利。

以下代表团请求发言: 第一位是加拿大的格里尼于斯大使, 第二位是联合王国的邓肯大使, 第三位是印度的拉奥大使。

格里尼于斯先生(加拿大) (以英语发言): 首先, 请允许我对你在裁谈会历史的这一关键时期承担起主席重任表示祝贺, 并非常感谢你的美言。

能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在公开全会上作最后一次发言, 真是十分合适。在派驻日内瓦之前, 我曾有幸担任驻大韩民国大使并同时兼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在平壤, 我有幸有多次机会与政府高级官员、军队高级代表、党的干部和学者交换意见。

今年 1 月, 作为 2011 年裁谈会的首位主席, 我引述了坦珀利少将回忆录《欧洲回音壁》中的话语。坦珀利少将是 1932 年英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的资深顾问。他的回忆录于 1938 年出版。

他写道: “假如靠讲话就可以使民主安立于世界, 那么[国际]联盟原本应是坚不可摧的。”这句话也适用于裁谈会近年的状况, 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 我在裁谈会上听过的出色发言可不少。另外, 我将尽量长话短说。

我们很容易沉浸于这一事实, 即过去 13 年里 (如果从 1995 年著名的《香农授权》得到通过时算起, 时间还要更长), 裁谈会未能在其核心裁军职责方面(包括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工作)取得进展。

我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然而, 尽管各国在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核安全峰会和 2010 年 5 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上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政治意愿, 但人们还是容易将当前的瘫痪状况归咎于“缺乏政治意愿”了事。

回忆起过去裁谈会在裁军方面取得的光辉成果也很容易, 不论是《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 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可惜《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距离生效似乎还遥遥无期。

也许裁谈会能重铸辉煌, 但前进的道路并不明确。

我认为, 虽然在座的许多人乐于反复宣称, 裁谈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 但裁谈会已经岌岌可危, 因为它不再是唯一的谈判论坛。实际上, 裁谈会没有在就任何事项展开谈判, 且这一状况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我建议, 我们不能单单审视裁军谈判会议。我们必须审视作为冷战时期专门讨论裁军事务的第一届特别联大的产物的整个联合国裁军机制, 并确定这一机制是否是问题的一部分, 还是只是政治瘫痪的无辜受害者。

我们不能只关注裁谈会没有取得哪些成果, 还要关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近期未能为世界做什么。我们还必须扪心自问, 第一委员会年复一年地通过的那些决议是否真的适合世界的安全需求和裁军需求。

2007 年 8 月我来到日内瓦时, 时任主席叙利亚大使热烈欢迎我加入裁军谈判会议。然而在他描述议程时, 我确实想起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自己作为核军控事务主管干事访问裁谈会时的经历。我本希望, 20 年的时间里, 各项事务应该有所进步, 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不幸的是，“跳出冷战思维”是一项挑战，尤其是对官僚们而言，而要重新思考根植于 18 世纪的国家安全认识，特别是让军方高级代表重新思考那些认识，就更加困难了。

实际上，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 21 世纪，人们会愈发忙于处理现已成为经典问题的全球气候变化挑战、能源需求增长、对愈发稀少的自然资源的竞争、环境退化、自然灾害或由经济因素或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造成的大规模跨界或境内流离失所问题。小武器和轻武器仍然是真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相信，裁军谈判会议正迅速接近历史的临界点，但也许裁谈会能摆脱缺乏活力的状况。在哥伦比亚的主席任期内，我们已经就裁谈会的未来开展了良好的讨论。在你任主席期间，我们将有机会与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进行实质性交流。本星期在巴黎开始的五常驻理事国讨论的结果将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核裁军工作设定基调和方向。最后，联合国大会将于 7 月 27 日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

所有这些讨论工作的结果都可能对八月份我们自己的讨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当然希望这能成为现实。秋天，联大将决定如何处置裁军谈判会议，并可能审视联合国的整个裁军机制，届时我们将需要竭尽一切集体智慧，可能还需要一些好运。

最后，我想说，不论我对裁军谈判会议毫无进展感到多么沮丧，我总是可以依靠于各位的耐心、合作精神、专业精神以及友谊。

祝各位和裁谈会能够实现这一艰难突破。祝各位好运，谢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格里尼于斯大使的发言和对主席的美言。现在请联合王国邓肯大使发言。

邓肯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获得任命，并感谢你的美言。

我因有其他事情，几个星期内不会离开日内瓦，但今天是在我离任之前，最后一次有机会在全体会议上面向各位发言。

似乎就在昨天，我坐在此处几码之外作了我的第一次发言，但其实已过去五年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担任时间最长的职位之一。

2006 年春天时，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局面与今日非常不同。我很明白历史的份量，明白有许多位联合王国大使曾在这里发言和辩论，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初，当时这里是命运多舛的国际联盟的所在地。我也曾借鉴过当时的发言，以及许多几乎让人惊异的相似历史现象。

我也许是幸运的，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好赶上一项重大变化，当时许多人都希望打破十年僵局，摆脱笼罩着多边裁军界的颓唐之气。这种变化的结果便是去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取得成功，前所未有地达成协议，要在裁军、不扩散及和平利用这三大支柱领域都采取有针对性和可衡量的行动。

裁谈会从一开始就赶上了这种变化：先是美国决定提交一份框架性的禁产裂变材料条约，随后是当时的六位轮值主席提出了 L1 决定草案。随着裁谈会着手处理其议程上的全部事项，多年来日内瓦首次迎来了一段活动密集的时期。

实际上，工作量的激增使许多驻日内瓦代表团难以应对工作的扩大，毕竟过去的十年中，可以理解的人员逐渐裁撤，削弱了各代表团的力量。

这一复兴背后的力量在若干领域都有所体现，许多国家都决定，不应允许僵局和停滞在这一重要政策领域继续下去。这一点在常规武器方面尤为明显。之后几个月，我们见证了《奥斯陆条约》谈判在传统多边框架之外启动，武器贸易条约程序也在联合国大会授权之下开始。

在这两例中，我们都注意到了积极接受新型外交的意愿；不过请不要误会，我指的并不是使用博客、脸谱网和推特的数字外交，虽然这些新的工具确实对现代外交具有重要意义。不，我所说的是跨区域联盟外交，这是有意识地脱离强权政治型外交，向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外交转变。

美利坚合众国奥巴马总统的当选，也昭示着战略核议程方面的重要进步，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新《裁武条约》谈判已在日内瓦开始。

但在广大多边外交界人士作好准备并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候，裁谈会似乎犹疑不定，后来又蹒跚不前。阿尔及利亚任主席期间所促成的 CD/1864 号决定似乎昭示着裁谈会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在座的许多人一样，我的职责范围较广，但令人失望的是，过去五年来，在本应是我工作核心内容的领域，我们未能见到许多人期盼和希望的进展。

在某些方面，这一点令人惊讶，因为裁谈会各方并不缺少积极接受新工作方式的才能、精力或意愿，而这些新工作方式已在多边外交界的其他领域成为成功的先兆。

确实，我十分荣幸能与这么多卓有才能的外交官共事。在座的一些代表一定明白我对他们的尊敬之情，为避免他们不好意思，就不复赘言了，不过，从过去 5 年中，我们多位同事在日内瓦任期届满之后所派驻的地方就能一瞥裁谈会各位代表的素质，例如他们多被派到了华盛顿、莫斯科或喀布尔任职。外交部门往这些地方派驻的都是最有能力的官员，我们中最智慧和最优秀的人。

各位同事在探寻走出僵局的新方式时所表现出精力和创造力常常让我惊叹。2008 年我国任主席时，裁谈会六方联合主席所代表的跨区域联盟中的合作意愿也对我是一大启发。

然而，尽管从前任和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到纽约的高级别会议，国际舞台上的许多资深政治人士都进行了敦促，实际上是好言相劝，我们仍未能取得进展。

许多人都曾思考过，为什么裁谈会似乎无法在多边外交的这一新动态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得出结论，裁谈会已经不再“适合其宗旨”了。

我自己的观点是，裁谈会本身需要现代化的论点也许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其实是更深层次的。

当然，无论六主席机制在改善跨区域协议方面表现得多么有效，时长只有几星期的主席任期这一概念相比这一时段内可能实现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无疑过于繁重了。如果我们能从头开始，我认为不会有任何人提出这样的想法，除非他们的目标是确保裁谈会不实现任何进展。

正如加拿大同事刚刚提到的，在我驻日内瓦期间，裁谈会常常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而事实明显并非如此，裁谈会还声称，会议成员都是适合裁军事务的理想之选，而众多联合国大会会员却被排除在外，这些状况相当令人担忧。而每当听到“日内瓦精神”甚至“城里最好的俱乐部”的说法，我也不禁想要敬而远之。

但这只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就是不愿意展现必要的领导力。没有领导力，我们这些前线外交官的所有精力和技能都无足轻重。

一位高级军官曾用以下词语向我描述领导力的各项要求，在此与各位分享：“首先，要有对世界的愿景；第二，要有践行这一愿景的勇气；第三，要有决心，不惧在途中遇到的障碍，坚持这一愿景不动摇，直到其成为现实。”

除愿景、勇气和决心三者之外，我认为可能还需要有付出代价的意愿，换句话说就是愿意接受实现愿景所需的成本。

就我个人看来，过去五年的教益是，只要六主席将 L.1 决定交付讨论，总是有可能让裁谈会恢复工作的。我们只是一直不愿意为这么做而付出代价罢了。

未来的几个月将会显示出，对现状的不满是否足以带来许多人所倡导的改变。

就我而言，旅途已经结束。回忆过往，与行业内一些最优秀的外交官共事让我受益匪浅，对此我心怀感激。尽管今天在座各位所代表的文化、政治制度和历史大有不同，但有一种共同的人性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这就是共创事业、搁置不同并努力使世界更加美好的意愿。

谢谢各位译员，对我即兴的发言和匆匆提出的论点也能如此妥善地翻译。最后感谢我自己的团队，他们还将留下来继续执行任务。从我在任期内所享受到的奉献精神、想象力和支持来看，我想任何大使都不会期望更高了。

再见各位，并祝各位工作中好运常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大使先生的发言和对我的美言。现在有请印度的拉奥大使阁下发言。

拉奥先生(印度)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国代表团首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承担这一重任。我们向你保证，印度代表团会充分配合你行使职责。

还请允许我向即将离任的联合王国邓肯大使和格里尼于斯大使说几句话，以作道别。邓肯大使作为代表团团长、作为 2008 年裁谈会主席，以及作为裁谈会公共外交的先驱者，对裁谈会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伯恩斯之夜，邓肯大使及夫人组织的具有典型苏格兰韵味的晚宴也是我们的美好回忆。对他的离任，我个人深感遗憾；约翰是一位杰出的同事，也是位宝贵的朋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不断努力寻求共识，找到前进的道路，即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将会想念他的专业素质和个人热情。在他前去履行其他承诺和取得更多成就之时，我们将会想念他在裁谈会上清晰和务实的声音。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我们还要向加拿大的格里尼于斯大使道别。他是裁谈会今年的首任主席。作为首任主席，他要承担额外的职责，让裁谈会恢复应开展的工作。格里尼于斯大使是一位卓越的同事。他一向直言不讳，又不失幽默，今天的发言就是明显的例子。我们祝愿他和家人回到加拿大后一帆风顺。

我请求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是为了宣读我国总理曼莫汉·辛格先生发给近期于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伦敦举行的全球零核峰会的如下贺信，并载入裁谈会记录。原文是：

我非常高兴地向全球零核峰会的各位与会者问好，并对峰会实现全球无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表示支持。

印度一直坚定地支持进行全球的、无差别的、可核实的核裁军。拉吉夫·甘地总理曾提出了一份卓有远见的行动计划，用于实现无核武器和非暴力的世界秩序。这一行动计划勾勒出了以有时间限制、普遍、无差别、按阶段和可核实的方式实现核裁军的路线图。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全球零核行动计划立足于类似的原则，并且与印度一样，也支持在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框架内在全球销毁核武器。

可以通过有普遍承诺以及商定的全球性无差别多边框架作保证的逐步过程，实现核裁军目标。将核武器非法化，需要渐进的步骤。采取措施，降低意外使用和未经批准使用核武器带来的核危险，加强对使用核武器的限制，以及解除核武器待命状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有必要在拥有核武器的各国之间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建立信任和信心，并削弱核武器在国际事务和安全理论中的突出地位。

通过对不扩散和核裁军问题重塑共识，可以推进这一运动。要形成和保持不可扭转的势头，直到我们实现世上无核武这一所珍视的目标，公众的认识和支持至关重要。将这一愿景化为现实，是一项值得全球零核运动诸位尊敬的参与者承担的任务。

我衷心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大使先生的精彩发言和美言。现在有请中国的王群大使阁下发言。

王群先生(中国): 尊敬的主席先生, 首先, 中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裁谈会主席, 对我们的友好邻邦朝鲜担任这一重任感到高兴。我们注意到尊敬的宋世平大使正想方设法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推进裁谈会工作, 相信凭借宋大使的卓越领导才能和丰富外交经验, 一定能推动裁谈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借此机会, 中方也愿对哥伦比亚担任主席期间为推动裁谈会工作所做努力表示赞赏。

今年以来, 在全体成员特别是前几任轮值主席的共同努力下, 裁谈会形成了积极发展势头。各方都显示出推动打破裁谈会僵局、尽早启动裁谈会实质性工作的政治意愿, 有关讨论更加深入、务实, 为恢复裁谈会活力打下了基础。中方希望各方保持这一良好势头, 为早日打破裁谈会僵局继续努力。中方也将积极支持朝鲜主席工作, 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最后, 我想感谢加拿大大使格里尼斯、英国大使邓肯为推动裁谈会工作所做的努力, 对他们的离任表示惋惜。祝他们及家人今后一切顺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王大使的发言和对主席热情亲切的话语。现在有请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拉罗先生(尼日利亚)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尼日利亚希望与其他代表团一道, 祝贺你担任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充分相信你有能力管理好裁谈会的各项事务, 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你将得到尼日利亚代表团的充分支持和配合。

联合国秘书长将裁军谈判会议描述为国际军备控制工作无可争议的大本营。他指出, 即便是在冷战复杂的政治和安全背景下, 裁谈会仍然设法缔结了多项重要条约。那么问题在于, 既然裁谈会在对立、不和及相互猜忌根深蒂固的时期都能有如此成就, 为什么冷战结束之后, 裁军谈判会议反而一直在兜圈子, 瘫痪无力, 甚至在满足工作计划这一最基本要求方面都无法取得进展? 2009年5月, 得益于阿尔及利亚的伊德里斯·贾扎伊里大使的英明领导, 就 CD/1864 号文件达成了共识, 点燃了取得进展的希望。然而, 这些希望现在都已落空, 因为两年之后, 我们仍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尼日利亚代表团认为这十分令人沮丧和失望。我们担忧的是, 这一状况给裁谈会造成了负面印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担心裁谈会的重要性会受到质疑。

现在的状况令人想起, 公众曾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进展缓慢而感到沮丧, 将其称为“只说不做总协定”。在我国代表团看来, 裁军谈判会议可能正在走上同样的道路, 被公众视为没有任何实质成果的“座谈会”。如果真的这样就太可惜了, 毕竟我们都知道, 裁谈会上曾缔结了多项重要的多边裁军协议。

因此, 尼日利亚敦促裁谈会的所有成员, 付出一切必要努力挽救裁谈会, 以免其失去公信力和重要性。我们认为, 必须认识到裁谈会在广大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正越来越差, 并对此作出适当回应。显然, 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你的发言和对主席的美言。下面有请葡萄牙大使阁下代表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发言。

安德烈森—吉马良斯女士(葡萄牙) (以英语发言): 请允许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 向你就任裁谈会主席一职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并向你保证, 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还请允许我对你的几位前任——加拿大、中国、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常驻代表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的工作以及与观察员国开展的公开和有意义的接触表示赞赏。

未来几星期将会迎来一些对裁谈会特别重要的事件。在此背景下, 我们期待在日内瓦与秘书长咨询委员会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 并为纽约关于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联大辩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期待与你共事。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大使女士的发言和美言。有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吗? 没有了。那么今日会议结束, 不过我们都知道, 6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 裁谈会将举行非正式全体会议, 届时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将参与议事。关于此事, 有代表团想要发言吗? 好的, 有请尊敬的伊朗大使发言。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主席。我相信在你的指导下, 裁军谈判会议将能召开卓有成效的会议, 并且我保证, 我国代表团会充分配合你的工作。

还请允许我与其他同事一道, 向加拿大大使和联合王国大使道别。祝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去年, 联合国秘书长启动了召开高级别会议的程序, 商讨如何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并推进多边裁军谈判。2010年9月24日, 秘书长的这一举措产生了一份概要文件, 反映了秘书长作为高级别会议的召开者和主席对会上提出的各项意见的理解。在概要第19段中, 秘书长表示, 将请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对会上提出的问题彻底审查, 包括可能成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 专门关注裁军谈判会议的运作。基于该小组的建议, 秘书长将考虑在此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

去年裁谈会的讨论已经明确表明, 这份概要对成员国并没有约束力, 只是反映了秘书处的处理方式。尽管如此, 我还想提出以下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咨询委员会一起举行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的理由(如果有的话)。

首先, 我们如何定义由成员国主导的振兴裁谈会工作的方式?

第二, 混淆秘书处主导的方式和成员国主导的方式之间的界限, 会有哪些有意后果和无意后果?

第三, 与咨询委员会一起举行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 是否是为了模糊这一界限?

第四, 裁军谈判会议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中, 是否有独立国际机构的决策机关与其他国际组织秘书处的顾问召开特别会议的先例?

最后，我希望记录下来的是，我国代表团衷心赞赏联合国秘书长振兴裁谈会工作的举措。我们将这一举措视为一项有益的由秘书处主导的方式，这一方式不与成员主导的方式混淆，也不应混淆。这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合理愿望，也是我国的合理愿望，以便裁谈会进行自我评估。我们愿意在充分尊重国际组织工作原则的情况下随时与咨询委员会开展充分合作。我们赞赏你为了促成咨询委员会和相关代表团举行直接双边会议所作的准备工作。我们也赞赏你为了帮助他们与区域集团代表举行会议而作出的努力。我们知道托卡耶夫先生是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也相信他会定期向秘书长简要汇报裁谈会不同代表团的立场。

然而，我们对与咨询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的后果和益处存在疑问。

只要所有代表团均将秘书长的举措仅仅视为一种由秘书处主导的方式，且与裁谈会成员国未来可能制定的、用于裁谈会自我评估的由成员主导的方式区分开来，我们就不想对本次会议上可能达成的任何协商一致制造障碍。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的发言。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好的，请缅甸发言。

林先生(缅甸)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我国大使和代表团，祝贺你在这一重要时期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一职。我也真诚地赞赏你的所有前任，他们为裁谈会作出了重要工作。我相信，以你的经验和外交技能，你将带领我们的审议工作取得理想成果。你的开幕辞简要说明了你的观点和对裁谈会工作的承诺，也让我们十分鼓舞。我还想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会充分配合你履行这一重要任务。

关于你提出的与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进行非正式交流的建议或讯息，请允许我予以回应。我国代表团同样对裁谈会目前的停滞状况感到失望。探讨并采用一切方式方法振兴裁谈会，我们所有人义不容辞。我们相信，与咨询委员会进行交流，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有益一步。我们对这一交流的程序存有一些关切，例如需要明确是由哪一方发起了这项活动，活动成果(如果有的话)具有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将其反映在我们提交联大的报告中，等等。这些都是切实存在的关切。但是，尽管有这些关切，我们仍将这一做法视为一个机会，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各方立场的理解，不仅可以理解我们之中各方的立场，还可以理解裁谈会之外相关实体以及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也许还有助于发现前进的道路，有助于确定如果裁谈会仍然无法取得进展，我们明年应该做什么。

简而言之，我国代表团期待与联合国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进行非正式交流。

最后，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大使和代表团，向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的两位大使道别，并祝他们未来一切顺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 现在由秘书处发言，回答尊敬的伊朗代表和缅甸代表提出的问题。

萨雷瓦先生(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以英语发言): 谢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的问题。我也一定会将你对秘书长举措的支持传达给他。

秘书长已在多个场合表示, 对裁军谈判会议一直缺乏进展感到关切。他还多次称, 包括核裁军在内的裁军事务是他的优先事项之一。我确信在他的第二届任期, 裁军将成为优先事项, 例如几年前他的五点计划就反映了这一点。

秘书长和秘书处充分明白, 裁军谈判会议是基于其自身的议事规则工作的, 归根结底, 也是其自身程序和命运的掌控者。

尽管如此, 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也按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是第一届特别联大所创立的裁军架构的一部分。秘书长已请咨询委员会就如何取得进展提供建议。是秘书长于去年九月召开了受到好评的高级别会议; 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确保这一会议不是昙花一现, 会有适当的后续行动。

不过, 关于可能模糊秘书处主导和成员国主导程序之间界限的问题, 我想各位都了解彼此的立场。归根结底, 裁军谈判会议是其自身程序的掌握者, 当然, 通过第一委员会, 联大也有自己的重要作用。因此, 我相信各位都不存在任何误解。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及其本星期参会一事都是非常重要的。据我所闻, 似乎咨询委员会在此出席会议确实受到了广泛欢迎和较高赞赏。最终将馈入联大讨论的报告本身也将具有重要作用, 但它只是裁军架构的一个部分(虽然是一个重要部分)。

如有其他问题, 我也乐于回答。

主席(以英语发言): 现在请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英语发言): 谢谢副秘书长对我的一些问题作出了非常中肯的回答。如我之前提到的, 我们欢迎咨询委员会参会。我们赞赏你为了促成与相关成员国进行双边协商而作的准备工作。我们正在与区域集团举行会议, 且乐于参加所有与咨询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但是, 我的问题直接关乎为什么要与咨询委员会举行裁军谈判会议特别会议, 以及这样做可能带来哪些益处。当然了, 我已明白, 这一会议并不会造成模糊界限的后果。我想, 根据你的回答, 我们可以相信会议并不会模糊或混淆两种方式, 即由成员主导的方式和由秘书处主导的方式。因此, 如果朝这一方向迈进, 我们不会制造任何障碍, 阻止本会议就与咨询委员会召开正式或非正式会议一事达成任何协商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将宣读议事规则第 8 条: “本会议主席在同所有成员国充分协商并经所有成员国同意后可召开特别会议。”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请各位发言。照我理解, 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举行会议没有异议, 但请秘书处与各成员国和区域集团开展更多磋商, 甚至与秘书长进行磋商。因此, 我希望秘书处组织这一支持工作。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以法语发言):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首先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并充分支持你开展工作, 完成任务。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之所以请求发言, 只是想澄清一个问题。我国代表团想知道, 该会议是特别会议还是非正式会议? 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要反映在记录中, 而非正式会议则旨在同意秘书长咨询委员会的请求, 欢迎委员会成员并向他们发表意见, 以便他们履行秘书长授予的任务, 即收集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的意见, 并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我们的理解是, 这一会议将是非正式的, 是应咨询委员会委员之请, 为了开展坦诚的讨论、评估局势、就裁军谈判会议的境况和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发表意见以及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建议而召开的。如果确实如此, 那么我国代表团乐于参加。

主席(以英语发言): 应当澄清, 这一会议是非正式的。如我先前所说, 6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 裁谈会将举行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 届时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将参与议事。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英语发言): 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同事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应当记录下来的是, 这一会议是非正式的, 是应咨询委员会的请求召开的, 我们只是同意了这一请求。我们并未提出请求与他们会晤。

萨雷瓦先生(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以英语发言): 这次会议之所以召开, 其历史追溯到哥伦比亚担任上一任主席之时。咨询委员会考虑到计划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 确实认为, 委员会委员要想全面了解裁军谈判会议对始终毫无进展这一状况的意见, 出席一次裁谈会会议是不无裨益的, 毕竟裁谈会的所有成员在这一会议上都有机会发表意见。这一想法传达给了时任主席哥伦比亚, 而哥伦比亚同样认为, 通过召开这一会议, 裁谈会将能为咨询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增加价值。这一事项也在当时的多次主席磋商会上得到了简短讨论, 并且按照现任主席的行动, 决定照此行事。以上简要说明了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主席(以英语发言): 应当记录下来的是, 我认为是咨询委员会请求召开这次非正式会议。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请所有代表发表意见。现在决定, 裁谈会将应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之请, 于6月30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非正式全体会议。既然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了。最后, 我还有一事要告知各位。下星期之后, 我们将休会一个月。秘书处将于8月及时提供下一次会议的信息。

那么现在休会。

上午11时20分散会。